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那女子瞪了他一眼才冷冷地道：「把刀放下！」

金蒲孤覺得纏住在脫間的長髮壓力漸增，好像硬逼他放棄手中的武器，乃厲聲道：「你快把頭髮鬆開，不然我就要割斷它了！」

那女子冷笑一聲道：「你有本事倒不妨試試看！」

金蒲孤盯了她一眼，驀地一咬牙，欺身朝前撲去，手中的修羅刀運向她的肩頭刺去，那女子一鬆手，放開掌握中的發把，將頭一側，纏在金蒲孤腕上的髮梢卻沒有放鬆，牽得他身子一個踉蹌，刀子自然刺偏了！

那女子又是一聲冷笑，將頭連連擾動，牽得金蒲孤東倒西歪，根本無法控制身形，心中又驚又怒。

怒的是這女子將自己視同玩具一般，驚的是這女子居然能將內力連用到頭髮上，那纏在手腕上的髮梢固然無法擺脫，而她搖動頭部時的勁力尤其深厚，自己盡了最大的努力也無法立定身形！

那女子牽著金蒲孤前後撞跌了一陣，髮梢的壓力更形加強，像是無數細細的鋼絲，深嵌進他的肉裡，幾乎將他的手腕都要割斷下來，他祇好咬著牙苦撐著，不叫手中的刀掉下來，那女子見金蒲孤如此頑強，祇好頭頸旋轉起來！

金蒲孤控制不住身形，雙腿懸空提起連著那股長髮，繞著她的身上打轉！十幾圈後，頭腦已微有些暈眩之感！

不過他心裡是明白的，這個女子把內力用足在頭髮上仍是無法近使他丟棄手中的短刀，所以才利用這個方法，一來是想把他轉昏，二來是利用他身子的重量來加深腕間的壓力。

越轉越急，腕間的痛感也愈深，金蒲孤心中忽地一驚，他想起自己有個不能流血的怪病，再僵持下去，不必等手腕被切斷了，祇要有一根髮絲勒破了皮肉，自己立將流盡血液而死！

看來祇有放手棄刀一條路了，可是他實在不甘心如此失敗在一個女子手中，又轉了幾圈後，他突然想起一件事，伸出另外一隻手探進懷中，取出另一柄修羅刀，對準長髮上割去！

刀鋒割過髮絲，立有一種斷裂的感覺，那女子也發覺了，立刻將頭朝上一擡，金蒲孤的身子就像是一塊石子般地向天空她去，直等拋力到連頂點，又開始向下墜落。

他的頭已轉得極度是旋，根本失去了自主的能力，因此在下墜時也無力提氣挺身，畢直落了下來！

那女子跑前數步，伸出兩手，輕輕地捧住他的身子，又輕輕地將他放在地上，這個舉止使得那些使女們都呆住了，阿芳低聲上

前道。

「季姑！這傢伙對你如此冒犯待婢子殺了他！」

那女子冷冷地一搖頭道：「暫時不忙！」

阿勞怔然道：「季姑！你一向自尊自貴，連男人看你一眼都列為忌章，這個男子居然割斷你的發……」

那女子笑了一下道：就是為了這個原因，我不想馬上殺死他，你們想普天之下，有誰能傷我一根毫髮？」

阿芳莫名其妙地道：「婢子實在不懂……」

那女子臉色又轉為冷峻道：「不懂就少問！」

阿芳噁起嘴來走到一旁，詫異地望著她，那女子對金蒲孤端詳了片刻。

又從他手中取下一柄修羅刀來玩弄了一陣然後發出一聲輕歎，伸手攏起自己的長髮，用那柄修羅刀齊則處割斷了下來！

阿芳忍不住失聲叫了起來道：「季姑！你怎麼把頭髮割斷了？你練了多年的柔髮神功，眼看著就要成功了……」

那女子歎息一聲道：「柔髮神功已經被他破去了，留下那三千煩惱絲又有何用」阿芳極為惋惜地道：「就是不用它們來練功，你也不必割斷呀，這麼長的頭髮，要多久才能長成……」

那女子寒著臉道：「從今我再也不留長髮了，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失敗，我不能容許那敗績留在身上！」

阿芳道：「你並不是失敗在功力上，這傢伙的刀……」那女子怒聲道：「不管是什麼！反正失敗是事實！」（一六六）



所有不利的謠言都指向她，指她為了工作而跟林士峰上床，指她為了前程而不惜踩著別人的肩膀往上爬。

大家寧願相信一表人才的林士峰，也不願聽她辯白，全都用異樣眼光看她，連她要辭職走人時，大家都同情林士峰被她欺騙了感情。

林士峰百般刁難，讓她無法順利拿到離職證明，這也正是她找工作找這麼久，都沒有下文的原因之一。

同樣是告白，她對孟虎是帶著祝福的心意，而林士峰卻帶給她無止境的痛苦。難道她真沒辦法擺脫林士峰？難道就任林士峰一直來騷擾她？她都已經從台中躲到台北來了！

「你到底想怎麼樣？！」她站在林士峰面前質問。

林士峰苦笑。「幼晴，別這樣，你知道我很想妳嗎？」

「我不想知道！你就不能放過我嗎？」

「妳一聲不響來台北，連手機號碼都換了，我費了好大的工夫才找到妳，妳應該感覺得到我對妳的一片真心。」

「我不喜歡妳，我跟你說過很多遍了！」她用力強調。

「幼晴，對不起，我不知道那些謠言會讓妳離開我，我以為妳祇是害羞，祇是在矜持，祇要我公開我對妳的喜歡，妳就會感動。」

他以為他在演八點檔嗎？還是他自認是小說裡深情無比的男主角？「太好笑了，我會害羞嗎？你不知道我的臉皮是純鐵打造的嗎？」

「妳……」他沒想到她會這麼說。她的活潑大方、明亮的笑臉，跟她日久相處下，他對她是愈來愈傾心。

「你到處去跟人說我倒追你，說我為了工作不擇手段！」

「那不是我說的，都是別人亂說的。」他馬上撇清。

「那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對妳一點感

情都沒有，你到底要我說幾次？！」她嚇到了，之前在台中時，他不是跟蹤她，就是拚命傳簡訊打電話，甚至會在她家的路口堵她。

「幼晴，看在我專程北上的誠心，妳就忘了過去的你不愉快，我們從頭來過。」他一把握住她的手腕。

「放開我！」她用力甩開他的碰觸，急急往後倒退一大步。

他不死心的又前進一大步。「幼晴，別這樣。」

「你別過來！否則我就放聲大叫。」

林士峰對這裡完全不熟悉，所以不敢有太過分的舉動，祇是，他好不容易才見到她，豈有輕易放棄的道理。

「我不過去。但妳得給我機會，讓我解釋過去的一切。」

「我不想聽，我不想跟妳有任何牽扯，你不要再來了。」她態度堅決的說。

林士峰的臉色立即從懇求轉為凶惡。

「我說了這麼多，難道妳一點都不感動嗎？我來找妳，算是給妳面子了，妳怎能給臉不要臉？！」

她以為她離他夠遠了，沒想到他一個箭步就抓住了她的手。

「放開我！」這回她沒有掙脫他的箝制。

「跟我走！」林士峰拉著她往他停車的地方走去。

一輛急停在他們身邊的藍色裕隆薩林士峰嚇了一大跳。駕駛座上走下來了孟虎。（二十三）

痴心愛戀黃平平

因為在我家持續發生了這麼多不幸的事件，已使調查人員的態度大幅改變，在他們眼中，我好像變成怪物，做出來的事情都違背常理，他們很直接地懷疑這些連續殺人事件和我的個性十分相符。

因為我有一個個性暴躁的父親，而我繼承了父親的血統，凶暴的遺傳基因也在我的體內竄動著。不但如此，我還將凶暴的特性隱藏起來，變成外表和善、內心凶殘的殺人惡魔。

我的出生和那件慘絕人寰的兇案息息相關，那件事變成主宰我步向黑色命運的星宿，或許會驅使我犯下這種滔天大罪。

對我最不利的一點，就是我在村子裡算是一個新來者。村人對我不太瞭解，所以，沒有任何人能為我辯護，甚至連我自己的姐姐也不見得會幫我。想到這裡，我真有說不出的痛苦。

即使姐姐相信我，警察仍然對我投來懷疑的眼神，高級警官及小警察們也不斷地調查我，有的採取迂迴方式，有人採取直接逼問方式，這些不顧人性的質詢方式使我的身心遭受嚴重的打擊。

在江戶時代就有人採取疲勞轟炸的拷問法，也就是不讓嫌疑犯休息，使他身心俱疲而陷入迷糊狀態，最後終於受不了而招供。

雖然當晚警察的態度並非如此殘酷，但我因為持續地緊張，再加上人也疲憊不堪，以致於言語上有些前後矛盾，使我遭受到類似犯人般的待遇。

我在極端的疲勞下，精神已瀕臨崩潰，幾乎以為自己已經人格分裂，一個正常的我留在我的軀體上，另一個邪惡的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偷偷溜出去做出可怕的事。

再這樣繼續拷問下去，我可能會向他們表示：「是的，是的，這一切都是我做的，我承認了，請不要再逼迫我……讓我輕鬆一下吧！」

最後讓我脫離危險狀態的，正是金田一耕助。「算了，吧，磐山先生，不論這個案件的兇手是誰，都不是一朝一日可以查得出來的，因為兇手的動機根本無法理解。丑松先生和久彌先生被毒殺的事，看起來似乎有動機，但仔細探討後，卻又發現動機好像並不存在；這次洪禪先生的情形則完全無法猜測動機。」

兇手的目的是什麼，在案情沒有明朗之前，再逼迫辰彌先生也沒有用呀？」

金田一耕助這個人似乎具有相當的權威，他這一句話竟使我

不必再接受嚴厲的詰問。

磐山答官苦笑著說道：「這不是一個小案件。廿八年前的事件雖然很可怕，而且可以說是前無古人的大案子，但卻是一個單純的事件，然而這次的事件規模雖然不大，卻令我們煩惱不已，甚至比以前的兇案還難處理。真是的，父子兩代都惹出一些案子，讓我忙得團團圓圓。」

到了晚上十一點，警方留下兩名刑警看守洪禪先生的屍體，其他人則回去休息，洪禪先生的屍體要等明天N市博士來了以後在田治見家裡進行解剖。警官們回去後，來參加頭七的客人也紛紛離開，偌大的家宅一下子又恢復了原有的安靜。我已經沒有精神做任何事了，因為心中充滿了許多悲觀的想法。當我獨自坐下來時，眼淚不禁流了出來。（五十三）

蝴蝶媒

作者：南岳道人

既然岳父要我們入京商議，我三人義不容辭，況三位小姐的說話又這等激烈，我們雖蹈湯赴火，亦難迴避。」

三人商議已定，次日著人去回覆三位小姐，道他三人即刻入京，叫他三位寬心。那三位小姐聞言，都著實歡喜，寫了一封平安家信，寄與父母。那方奶奶拿著柔玉小姐的明珠、金釧，直到眾人少散，方才悄悄遞與蔣青巖，又把小姐致意的言語詳詳說了。

蔣青巖接過珠、釧到手。暗暗折開，仔細觀看，想道：這兩件東西，料是小姐親用之物，俺蔣生雖貧，也斷不可廢了，留待身邊時時把玩，祇當見俺那小姐一般；想小姐的本意，也未必不然。因成絕句二首，就題在汗巾之上。詩道：忽地風波欲斷魂，重來含淚掩朱門。

黃金寶釧遙相贈，把玩依稀玉腕痕。又十顆明珠著意長，開鍼猶作鬢雲香。今宵枕上權同夢，留取他時曉曉妝。

蔣青巖寫罷，仍舊將汗巾兒包了，藏在身邊，當日同張澄江、顧躍仙一同收拾行李起身，轉到家中。張澄江和顧躍仙兩人，各去稟知母親，同了蔣青巖，星夜望京中進發。

行了一月，方才到京，三家主僕先將行李安在一個潔淨飯店中，然後到四處找問華刺史的下處，聞知華刺史到京，尚未審結，權發入羈候所聽候，華夫人就寓在羈候所左邊。

蔣青巖和張澄江、顧躍仙三人聞言，連忙就尋到華夫人寓所來。華夫人見他三人到了，放聲痛哭道：「三位賢婿來得極好，你丈人時時相望，祇恐三位未必肯來，於今足見高情，祇不知你丈人這禍事，後來怎生發落。」

三位賢婿可速到所中去相會，同他商議一個全生之計。」蔣青巖等三人聞言，不及細說寒溫，便喚了華家一個院子引道前來，華刺史見這三個女婿到了，悲喜交集，說道：「我華某祇因不曾死得國難，上天見怒，故有今日之禍，料難逃避，專望三位賢婿來此一決。」蔣青巖和張澄江、顧躍仙三人齊聲道：「岳父平生忠孝，自有天相。」

今日之事，不過是那權臣懷恨而起，又無一絲反形態跡，料不足憂。

小婿們此來，倘有可圖，定當齊心竭力，以報岳父知遇之恩。」華刺史忙忙搖手道：「禁聲，恐外邊耳目衆多，聞知不便。」（四十一）

神機妙算張太乙
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 經驗

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（陰宅、陽宅）風水可補運

化解 { 經濟 婚姻 健康 } 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（人生地圖）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